

第1章  
第1章  
第1章  
第1章

---

Next 公司

安德烈亚（安迪）·坎宁安（Andrea “Andy” Cunningham）下班回家后疲惫不堪，连电话留言都没听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大约8点30分，她才按下留言机的按键。里面有一条简短的而神秘的留言：早上10点钟到史蒂夫家，参加他为新公司Next公司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

这则消息使安迪颇感诧异。她是一名公关顾问，技术性企业中最精明、最有洞察力的人。直到最后一分钟之前，她还不知道关于记者招待会的事情。她猜想，这些事情可能已经由某个人或是一个小组精心准备了几周，有思想，经过集体讨论和策划，还有对每个问题的答案的精心设计和表达方式。

她根本不知道史蒂夫住在哪儿，甚至没打过任何交道。

她四处打电话询问史蒂夫家的住址，最后开车5分钟从帕洛阿尔托赶到了伍德赛德，一个位于圣克鲁斯山脚下的小镇，紧邻斯坦福校园。伍德赛德离硅谷郊区散乱的建筑群不远，但还是能找到远离尘世的感觉。这儿显得很遥远，有的是弯曲的乡间公路和羊肠小路，没有路灯和便道。传统上这里是山里农民和乡村歌手喜爱的地方，但最近却成了少数亿万富翁的家园。他们因为推行几个时髦的理念而发了财，就选择住在这个半乡下的地方，想重温那些逝去的年代里的浪漫。

差几分钟10点，安迪驱车驶进了史蒂夫家的大铁门，砾石车道上停满了各式车辆。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座破旧的原始积累资本家的西班牙式建筑，是在加利福尼亚最为常见的那种烂建筑，象征性粉刷的墙壁，斜斜的红色砖顶，与散落

在硅谷郊区的成千上万的小房子没什么区别。惟一不同的是这栋18世纪西班牙式的破烂畸形物的空间很大，它大到可以容纳和尚们在此做日常课诵。

安迪穿过巨大的拱形走廊来到一个大屋子里。二十几位很熟悉的记者已经围站着在那里，一个个无聊至极，显得无所适从，只好聚在一起嚼舌头。他们当中有《商业周刊》的记者，有《新闻周刊》(Newsweek)的记者，还有《今日美国》(USA Today)的记者。他们不自然地跺着脚，因为除了冷冰冰的地板之外，甚至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坐一坐。这间屋子极其空旷，里面没一件家具，展示着它的冷峻和不好客。这一点倒与整幢房子的空旷怪异很相衬。这里简直就是给单身汉史蒂夫用来做回音室的一座迷宫。惟一有点儿像家具的东西就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盒子，里面放着建筑师们精心设计的杰作——这幢房子的地景模型。模型展现了一片青青葱葱的山脚下的纯净的土地，没有专横的暴发户住宅的气氛，但史蒂夫却从没考虑过要重建。

安迪走进厨房，里面也是一样，照样儿没有一件家具，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几台电脑散放在地上，而且也照样儿有一帮人聚在这儿。安迪认得他们，这些人都是从苹果公司出来的。1984年1月他们曾与她一同参加过苹果电脑的首发式。现在他们是史蒂夫新公司的共同发起人，这家公司是经营……，鬼才知道它要做什么？

史蒂夫站在那里和他们谈论着将要向记者们谈话的内容。

“让约翰·斯科利(John Sculley)滚开，”史蒂夫正在骂

着脏话，“让他滚吧！”

“让苹果董事会滚蛋！”

“改变世界的将是我们！”

安迪惊呆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新闻，有的只是史蒂夫要宣泄的愤怒和气恼的冲动。他有切肤之痛，需要申辩，需要治疗。他要回击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要回击所遭受的背叛。出于人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方式不对，时间不对，地点也不对。他们不应该这样，召集西海岸这些愤世嫉俗的新闻界精英们，让他们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参加这种集体治疗。这里不是反对者的集会，不是歇斯底里的叫喊，也不是充满敌意的叫骂声音的匪窟，更不是70年代的某种加利福尼亚人类潜能论坛（Californian human-potential seminar），这是生意场！

起先安迪没有认出紧挨着史蒂夫坐在地上的那个男人是谁，但很快就猜到他是史蒂夫的新律师。显然他还有些惧怕，猥猥琐琐，张着嘴巴，眼睛盯着身旁的这些名人，完全没进入状态。显然，没有人向史蒂夫讲明该怎么做，没人愿意与这位传奇人物和赌博的主角对抗做梗。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安迪想着，反正还没签字。

“我认为这不太合适，”她有气无力地对他们说。苹果公司正在起诉史蒂夫和追随他的这些所谓的背叛者，说他们盗取技术秘密。他们还没有合法的应战策略为自己辩护。史蒂夫在这个时候面对记者们发表不利于苹果公司的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讲根本无助于赢得公众同情。

她盯着史蒂夫，像是不相信他会如此鲁莽，不长脑子，“为什么让那么多记者知道你住哪儿？”她大声问到。

\*\*\*

1985年夏天，史蒂夫在他与别人共同创建的公司里被夺了权。当办公室被搬到了一座他称为西伯利亚的空房子里的时候，他感到无所适从。他那时刚30岁，拥有价值1亿多美元的苹果公司股票，不必急着工作，急着赚钱，也不用为获得名声而战。他做过《时代》的封面人物，在白宫获得过国家技术奖。在个人电脑界他已功成名就，在文化界也有一席之地。在商业被奉为国教，举国经商，工业属于沉静的秃头老人的时代里，他已经成了一位杰出人物，空前绝后。他是一个生意人，却做出理想主义革命者的样子，努力寻求社会变革；他是资本家，却对曾经生活过的农村很是怀恋；他是董事会里没有头衔的主席，带着女朋友去参加感谢死亡乐队（Grateful Dead）的音乐会，在股东会上整段引述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抒情诗篇；他是“年轻的实业家”，一个他冠给自己的绰号，只是可爱地有些靠不住；他是通俗文化圈里的偶像，媒体中的英雄，角色的典范，有性感魅力，让年轻人心跳。

作为战后高出生率时期出生的人，史蒂夫是这一代人中最持久的象征，在他身上折射出这一代人所有的优点、缺陷以及自我幻想。他将商业领导人的形象转变成摇滚明星，转变成公众追随的偶像。而且，和众多的摇滚明星一样，经过

短暂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之后，他也要退出，也将陨落。

史蒂夫告诉他亲密的朋友们，想去耕作田园。他不是暗指伏尔泰（Voltaire）著名的田园诗篇。而是隐喻要通过开发头脑和精神来改造世界。在十几岁的青少年时代和二十几岁的时候，在折中主义的旋风中，他已经完成了头脑和精神的开发。那时，他涉足过奇异的食谱、东方的神秘，经历过农村群居、原始的歇斯底里和药物幻觉。对这些而言，他已经改造了世界。不，他说的是字面意思的耕作田园：将他超凡的智力、过人的精力和不懈地追求完美的精神，用在他8英亩大的园子里种植花卉。与伏尔泰《老实人》（*Candide*）的结局不同，他的情形倒更像是《版图缩小》（*Atlas Shrugged*）里的一章。世界最杰出的企业家远离尘世，鄙弃浮华，将他们英雄式的才华投入到超脱的琐事之中。或许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可以获准参观他的园子，他们将感叹道：多么艺术！多么富有创造力！就是那几个蠢材让他干那么有意义的事情，而不为千万民众网罗千万财富。

他经常坐在房子旁边，可怜而又沮丧。他的一位密友迈克·默里（Mike Murray）担心这样子会搞坏他自己。在走出自残、懦弱之后，史蒂夫有很多逃避现实的方法：向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询问是否能够搭乘宇宙飞船，最好尽快被安排到明年的挑战者号（Challenger）上。他去了莫斯科。在那儿，他怀疑没有讲明就擅自闯入旅馆里他房间的电视修理人员是特工，因为他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就进来了。虽然如此，他还设想留在冷战时期的苏联，为米哈伊尔·戈

尔巴乔夫 ( Mikhail Gorbachev ) 在学校里教授电脑知识。他与幕后政治顾问商议竞选加州议员。他到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那里商议在伍德赛德推倒令人尴尬的原始积累式样的旧房子之后，兴建更加完美的住所。他们甚至都已经设计了建设模型。他冲动地跑到欧洲，骑自行车遍游意大利中西部乡村城市托斯卡纳。他打电话给苹果公司最忠诚的合作伙伴之一，苏珊·芭恩斯 ( Susan Barnes ) 说，他得取消晚上请她吃饭的约定，因为他不在加州，他在法国南部，他要移民，要以孤独的艺术家的身份移民。芭恩斯听着听着，就哭了。

30岁，中年受挫，他将这些压缩在3个月内，就如治愈外伤一样。整个夏天他带着超然的自我流放的态度到处游逛，但最终他忍受不了公共生活的纷乱。他的成就和名望曾经如此辉煌，他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实现到自己 and 全世界都满意的程度。

没有人否认苹果公司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个人过人的精力，他的演说、超凡的魅力和厚颜无耻 ( 一个他自己喜爱的词 )。他的个性造就了苹果公司的文化和公司奇迹，他是媒体报道的焦点。在苹果公司的早期，实际上是年长的、经验丰富的人在掌控公司，这些人主要由投资银行和公司董事会指派。史蒂夫负责一个富于背叛的小组，而不是整个公司。他从来没有权利批准 25 万美元以上的支出。他所能做的就是为工程师们买一架贝森多夫 ( Bösendorfer ) 钢琴或为办公室的冰箱填满新榨果汁，但是他无权设立新厂，无权制造

新型计算机，他得努力地先说服别人。当他想尝试一些引人入胜的新事物的时候，比如建议斥资 2000 万美元建造崭新款式的扁平屏幕，但是苹果公司的董事会对他缺乏信心，拒绝了他的计划。

到 1985 年，他还没能显示出胜任大公司总经理的才干。他既没让世人见到他再造往日辉煌，也没让人怀疑他不过是出于时空巧合，凭一辈子仅一回的侥幸而成功的人。他的最新创作，麦金托什机（苹果电脑公司 1984 年推出的一种系列微机。——译者注）被技术界极为推崇，在校园里掀起了小小的追随崇拜风潮，但是它在商业上似乎仍不成功。1985 年苹果公司曾经乐观地预测麦金托什机的月销售量将达到 50000 台，但实际销售量只有区区 5000 台，多么可怜，多么尴尬。华尔街大肆责备史蒂夫吹嘘一时的麦金托什机的财务劣迹。当他被驱逐出苹果公司后，苹果股票价格一路上升。对外界而言，他好像是被新招募来的负责公司运营的经理约翰·斯科利给开除的。他们之间的争吵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像一次“离婚”，史蒂夫这样告诉朋友们。在分开之前，他从没感觉到他与约翰是那么接近，现在他真正体验了“离婚”的味道。

与苹果公司董事迈克·马克库拉（Mike Markkula）之间的裂痕也十分令人痛苦。马克库拉曾经像慈祥的长者一样对待史蒂夫。当苹果公司还在史蒂夫家的汽车房里度日的时候，是马克库拉将自己的钱投到了公司，帮着史蒂夫写商务计划。但现在，史蒂夫告诉朋友们说，马克库拉欺负他，吓唬他，威胁着要把他送进监狱，原因是他离开了苹果公司并且偷走

了技术。

史蒂夫需要申辩。他渴望表明自己对未来电脑的设想是正确的，渴望表明苹果公司的董事会让他走开是错误的，渴望表明他还能够再次改造世界。他带着仅有的一亿美元离开了苹果。现在，1985年9月，记者云集在他的住所，他掩饰不住要骂苹果。

安迪·坎宁安走进史蒂夫的厨房，劝他应该改变这些。

由于她的建议，她得到了“最差劲”的奖赏：想办法告诉那些已经等得不耐烦的记者，招待会取消了。

\*\*\*

苹果公司诞生在一座普通住宅里，Next计算机公司在距此几英里的地方创建。在苹果公司初创的日子里，每当史蒂夫的母亲克莱拉（Clara）在厨房的水槽里给他的小侄子洗澡的时候，史蒂夫就在后院里拨弄吉他，弹唱鲍勃·迪伦的曲调。1985年9月，在Next公司创建初期，合伙人们呆在房子后面的草坪上，吊儿郎当地靠着沙发，一边读着《新闻周刊》上关于他们的报道。他们出现在亚洲版的封面上，这是他们特别订阅的。美国版上也有抨击他们的文章，强大的“墨西哥8.1级地震”，那场金融动荡，毁了他们。

初秋时节，他们在太阳底下奔忙，然后回来打电话。一群人白天跑出去寻找办公地点，但是不包括史蒂夫在内，晚上再带上他偷偷地去看，以免主人发现他们是一群极其富有的人而提高租价。他们看中了天主教堂的一座废弃的修道院，

离苹果公司不远。这幢建筑有一个比例十分得体的塔楼耸立在青葱的草甸上，看上去像是到了托斯卡纳。在这里工作十分符合史蒂夫个人复杂的经历，他以前曾梦想着进寺庙（虽然是一座在日本的寺庙），而不是苹果公司。最终他们租了鹿园路的一幢混凝土建筑。从那里用望远镜可以瞭望斯坦福延展的山峦。环绕他们房屋的是一大片尚未开垦的空旷的土地。史蒂夫喜欢在这里漫步，他曾经在这里与斯科利成小时的散步。分手以后，斯科利拥有苹果公司，史蒂夫却可以宣布他拥有斯坦福的山丘了。

一天史蒂夫驾着黑色保时捷与财务经理苏珊·芭恩斯同行。苏珊是6位发起人中惟一的女性，有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文凭，这是全美最好的金融学院。她20多岁，聪明、冷静而不乏自信，对付这个暴躁、情绪无常的老板她占尽了优势。

“我们用哪家银行？”史蒂夫问到。他们需要钱，因为史蒂夫已经投入了700万美元，他们得开设工资账户，付员工薪水。

我们联系花旗银行，他们比较大，有实力，可靠。

她拿起史蒂夫的手机拨通了花旗银行的电话，电话随机地打给了一位银行职员。不知是几百名花旗职员中的哪一位，史蒂夫接过电话说，

“我是史蒂夫·乔布斯。”

银行职员根本不信，史蒂夫·乔布斯！恰巧他手边有一份报纸，上面有史蒂夫离开苹果另开新公司的报道，现在这

家伙竟然说他就是史蒂夫·乔布斯，绝对是在开玩笑。或许是兄弟们在搞笑吧。

这个职员决定开个玩笑戏弄一下这个调皮鬼。

“对不起，乔布斯先生，”他打发人式地说，“我们不做新公司的业务。等您的公司真正成立了，一年能赚5000万美元的时候，再打电话吧。”

电话挂断了。

史蒂夫告诉苏珊他有办法，给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总部打电话，约见他们的董事长。史蒂夫一向喜欢从上向下的做法，而且出于名望，他能够做到。国家最大银行的首脑乐于与他见面，尽管处理这些无聊、琐碎的事情，一个郊区分行就完全胜任了。

史蒂夫的声望为他打开了通向一切的大门，只是他轻易不肯利用罢了。在苹果公司的时候，他喜欢亲自为他久慕的名人送麦金托什电脑上门，就这样他的名片送到了摇滚歌手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甲壳虫的大野洋子（Yoko Ono）和摄影家安迪·沃豪（Andy Warhol）那里。苹果公司有一个博爱项目，叫“不能让孩子们等”（The Kids Can't Wait），目的是为公立学校捐赠电脑，电脑内置的笑话是史蒂夫做的一个竞赛程序，叫做“等不及的明星”（The Stars Can't Wait）。史蒂夫每年为曼哈顿圣雷莫塔楼顶部的2间房支付几百万美元，这里是中央公园西部的一座艺术殿堂。他每年定期前往纽约，与多才多艺的女演员、艺术家和作家们会面。在纽约期间，史蒂夫与华盛顿特区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梅奥·林

(Maya Lin) 见过面，见过畅销书《雅皮士变奏全书》(The Preppy Handbook) 的作者丽莎·伯恩鲍姆 (Lisa Birnbaum)。一次一位朋友曾经建议他与住在圣雷莫楼下的一位名叫黛安 (Diane) 的女人见个面。于是史蒂夫打电话给她，他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亲热地谈了一会儿，史蒂夫便提出了他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好的，当然。”黛安说。

她的话是那么的热情、悦耳，迷人至极，也是那么的熟悉。像是在听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的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该片获1977年第50届奥斯卡奖，导演黛安·姬顿。——译者注)

“黛安，你姓什么？”史蒂夫问。

“姬顿。”

名望使史蒂夫在社交场上无往不利，但这也让他的工作变得复杂。他对自己的名望即爱又恨。在开设Next公司之初，他想召集一些让他感到舒服的人在身边工作。这些人要在他出现的时候不显得猥猥琐琐，也不迷信他的神话，更不拿他当作偶像看。苏珊·芭恩斯从一些大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引见一些人来Next公司谈合作，讨论业务。史蒂夫常常对他们做一些快速反应测试。他穿着西装，俨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坐在会议桌对面，很自然地要求看看他们的客户清单。但当他把单子接到手之后，对打印的东西看都不看，就开始辱骂他们。

“恶心，什么东西，讨厌的顾客名单。”他咆哮着。

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阿谀奉承者立刻就沉默了，怯懦地承认史蒂夫是对的，自己什么也不是。但是一位来自毕马威会计公司的会计，被他傲慢、草率的态度激怒了，他怒目圆睁，看上去像是要猛揍史蒂夫一顿，在他看来这是史蒂夫的无理所该得的报应。这也正是史蒂夫所期望的，这样的人员才正是他想要雇佣的。

丹尼尔·莱温（Dan'l Lewin）是Next公司的营销部经理，和苏珊·芭恩斯、史蒂夫一起在苹果公司共事。史蒂夫知道这些人都足够自信，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与他对立，他有这方面的经历。不过即便他们接受不了他的狂妄与自我陶醉，他和他们还是一体的，是好朋友。

在刚搬到鹿园路不久的一天，史蒂夫约丹尼尔谈话。丹尼尔6点钟到达办公室，穿着一身蓝色牛仔服。当不用在外开会代表公司形象的时候他们就会穿上便装。几个小时以后，史蒂夫出现了，穿的是旧金山最知名的男士服装店，Wilkes Bashford的意大利布里奥尼（Brioni）西装。

“嗨，咱们今天去银行。”史蒂夫热切地说着，就像是一个学童刚刚开了存款折子。他们得驱车进城到摩天大厦去见美洲银行的领导。

“我先回家换件衣服，”丹尼尔说。

“到我家穿我的吧。”史蒂夫坚持道。

丹尼尔知道史蒂夫的衣服他根本就不能穿。在普林斯顿的时候丹尼尔是游泳明星，有游泳运动员的体魄，他不得不订做服装。丹尼尔有6英尺2寸高，体重200磅，胸围46寸，腰

围极不协调，32寸。服装袖孔还得特别大，这样才能装下他硕大的双臂。而史蒂夫却很矮小，身高6英尺，体重160磅。显然，衣服换着穿是不可能的，而且，丹尼尔的家离这儿也不远。但丹尼尔却看到了史蒂夫不经意地摆了摆手的姿势。史蒂夫看着他，想：我就是你，我们是一块儿的。史蒂夫拿他当兄弟待，这就意味着，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他们确实不一样，丹尼尔深知这一点。史蒂夫是铁石心肠，花岗岩打造。

史蒂夫经常谈起“那个史蒂夫”，也就是报纸上塑造的他的形象，那个史蒂夫俨然像纯粹的小说人物一样。他说惟一不让他犯神经的方法是将报纸上塑造的史蒂夫形象看做是别人，完全的另一个人。有时他甚至渴望隐姓埋名，不为人知。有一次，他走在帕洛阿尔托的大街上，看到一位妇女跌倒了，跑过去帮她。当他伸出手的时候，那位妇女认出了他，惊叫道：“天呐，史蒂夫·乔布斯！”这情节很让他感到悲伤。他憎恨别人注意他，不喜欢在机场门口，看到旅行社为他派来的穿着显眼的黄色马甲的服务生，乱哄哄地表明他是什么重要人物。他喜欢不受关注地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即使只有一两个小时。

当别人认不出他时，史蒂夫会觉得特别开心。一次在伍德赛德的一个音像租赁店里，一个店员刚好在读报纸上关于史蒂夫·乔布斯的文章，当真的史蒂夫走上去付钱的时候，他指着文章说

“喂，他是我们这儿的顾客，”店员漠不关心地说着，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有点像他，不过他比你好看多了。”

\*\*\*

如果名望既是福音又是诅咒的话，那么钱也是这样。

苹果公司的早期，既缺资金，又没经验，还少关系，史蒂夫是迎接这些挑战，迎着困难开公司的理想人选。他充沛的精力和坚韧的性格在斗争中得到了回报。但是在Next公司的情形正好相反。现在他似乎有数不清的钱可以投入，他迅速地卖掉了7000万美元的苹果公司股票，苏珊·芭恩斯将它们全部兑换成短期政府债券，安全、流动性好，什么时候想用钱，什么时候就有。时间随自己掌握。他的声望保证他能够招募到出色的、有活力的人到公司来。他影响媒体的能力也是任何别的企业家都无法比拟的。现在他占尽先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大的障碍也在于此。他是那种在稀缺和逆境中成长，在富裕和顺境中挣扎的人。只有严峻考验和无法后退的死限才能矫治他沉迷于追求完美的顽症。他需要面对严峻的财务状况，需要时间限制来迫使他做出选择和决策，并这样周而复始地发展。否则他会不断地因为更好的想法来自我批评、自我否定，进而更换方案，这会使他无法做出决断，进而走向失败。

在苹果公司的时候，个人背景使他能够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把公司开设在汽车库里。史蒂夫成长在一个算不上贫穷，但也没多少钱花的家庭里，他对自己空手套白狼的本领早就有所了解。他家里没有彩电。5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克莱

拉靠给别人家看孩子、做保姆赚钱给他交游泳课的学费，之后母亲又出去做兼职出纳员。父亲保罗（Paul）是位热心肠的熟练工人，高中辍学，做过机械师、二手汽车销售员、统计员和房地产掮客。保罗·乔布斯（Paul Jobs）每天披星戴月地购买废旧汽车，再修好它们。他看得很准，总不失手，所以老是在废旧物品堆里寻找到那些可以便宜地购买到的配件。在出售的时候，他出奇地公正，充分体现了高尚的道德。他是个好人但不是个好商人，定价从不超过物品所值的价钱。但这种高贵的品质，他的宝贝儿子史蒂夫却一点儿也没吸收到。史蒂夫学到了他父亲精明的购买能力，再把它与更加机会主义的销售原则结合起来。十几岁的时候，史蒂夫就掌握了做商人的精神和操作要领。如果说他父亲是个有自我意识的公正商人，史蒂夫就更像是一个波斯地毯商了。他父亲愤世嫉俗，外表沉静，而他却是个乐天派。他能够到别人家里购买立体声收音机，修好耳机，然后兜售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中学时的好朋友，比尔·斐纳德兹（Bill Fernandez）特别羡慕他巧购来的那台迪阿克（TEAC）录放收音机。那时候比尔就想到史蒂夫将来经商肯定会成功。史蒂夫自己也很了解这一点，他十分有把握地对女朋友克里斯·安（Chris-Ann）说，他将成为百万富翁。

史蒂夫甚至用嘴巴讨来了免费上大学的机会。他父母没钱送他到昂贵的私立院校，但他却不顾一切地报名进了一所私立大学，以他特有的能力随时准备迎战各种困境。丹·科特基（Dan Kottke）是史蒂夫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

好友，他说史蒂夫的高等教育经历简直就是一个诡计，是史蒂夫施用的小骗术。丹和史蒂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第一年的10月份。那时刚开学一个月，史蒂夫就出局了，准确地说，他根本就没入局。他选了课程，搬进了宿舍，但从来没有付过辅导费、房费、学费。几千元的账单已过期了30多天，他哪里有钱，史蒂夫的父母也没钱。因此学校不再承认他是大学生，但史蒂夫与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杰克·杜德曼（Jack Dudman）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说服杰克让他旁听，白住空宿舍。学校里的空宿舍很多，因为学习压力太大很多学生在第一年就放弃了。其他一些院校为此都降低了分数标准，60分万岁，但里德学院坚决不妥协。毫不奇怪，为了减少点儿阅读负担，只能降低点儿期望值，很多学生都在另求他途。史蒂夫没有掉队，坚持下来了。他创造性地找到了呆下来的办法。

在学校吃白食，到外面乞讨必需品，他知道自己深谙此道。他在当地的哈利克利士教堂（Hare Krishna temple）和共享村（All-One Farm commune）找到了免费吃素饭的地方。一时兴起他和丹搭便乘车，到俄勒冈州的海岸，并在沙滩上过夜，这对年轻人没有考虑到潮水的变化。早晨醒来，他们才发现自己浸泡在冰凉咸涩的海水中了。至少假期可以自由支配，史蒂夫想到墨西哥去，他在波特兰机场逗留片刻，依靠三寸不烂之舌，搭上了一架私人飞机，将他送到了圣迭戈。

他的嘴巴能说动任何事情。

史蒂夫知道没钱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但钱真来了，他反